

芭芭拉·卡特兰浪漫小说系列

BARBARA CARTLAND

土耳其之恋

HIDDEN BY LOVE [英] 芭芭拉·卡特兰 著

新华出版社



61.4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土耳其之恋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耳其之恋/(英)芭芭拉·卡特兰著;薛昀厚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4.2
ISBN 7-5011-2475-2

I. 土… II. ①巴… ②薛… III.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310 号

國際中文版授權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2. Cartland Promotion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Cartland Promotion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3.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版本专有出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土耳其之恋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薛昀厚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93,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75-2/I·100 定价: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875 年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2)
第四章			(66)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34)

第一章

1875 年

纳丁娜怀里的孩子睡着了。

这女娃娃才四岁，这一早晨光顾上玩、学习。

纳丁娜轻轻地晃着她。

灿烂夺目的阳光照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蓝海上，反射出千千万万的亮点。

这是世界上仅有几处的海与土地直接联接的地方之一。

那里没有卵石沙滩。

就在纳丁娜此刻坐着的平台前面，海水正轻轻地拍击着花园的四周。

此前不久，她曾经把水里的游鱼指给怀中的孩子看。

她于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便开始哼起催眠曲来。

当她和怀里这个瑞蜜儿一般大时，她的保姆也给她

唱过这首催眠曲。

女娃娃是个穆斯林，她的名字因而多得很。

小小的圆脸庞，周围是黑黑的卷发。

娃娃的眼睛此刻闭上了，它们是大大的、充满了智慧的一双眼睛。

纳丁娜对教育瑞蜜儿的工作很是喜爱。

一边哼着催眠曲，她一边兀自想道，找到这么一处安全地方可真是自己的造化！

到了这个地方谁也休想找到她！

她哼出的柔和音符随风飘荡。

英文歌词和眼前的奇异美景显得分外贴切。

突然间纳丁娜惊呆了。

就在她眼前，高出平台之处，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头部。

“救救我，”那人口吐英语求她。“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他们紧追着我！”

大约有那么一秒钟功夫，纳丁娜只是死死地盯着他。后来就如同鬼使神差般，她说：

“那里有衣服。”

说着，她指了指一所小房子，比一座庙大不了多少。

她的主家南克·奥斯曼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时，就使用那所房子。

这位男主家年龄不算大，他最喜欢泡在水里玩，水凉也不怕。

游罢水他不是返回那幢作夏季别墅用的大宅，而是回到这所小房子，那是他图方便而特为盖在海边的。

他可以在小房子里擦干身子、换上衣服。

那和纳丁娜说英语的男子什么话也没回答，灵便地将身子一举，纵身跨上了平台。

他一下子就消失在纳丁娜指给他的那所房子里，敏捷得使人难以置信。

他在白石铺面上留下了一大滩水迹。

纳丁娜随即也站起身来，她具有一种隐姓埋名的那种人的直觉，而且知道务求不留下任何足以令人见疑的蛛丝马迹。

她一手抱着孩子，顺手把一条白色披肩扔在石头上的水迹上。

这条披肩原本是瑞蜜儿睡着之后，她给娃娃盖在腿上的。

然后她走了回去，坐下来之后她感到，心跳得很厉害。

她既忧且怕。

她马上就她知道她为什么害怕了。

一艘大船，由六个人划着，朝这边驶过来了。

纳丁娜立即意识到，这艘船是从黑海那边开过来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开口处离这座花园不远。

毫无疑问，船上的这伙人是俄国人。

他们是冒风险冲进海峡来的。

自打克里米亚战争^①以后，俄国成了土耳其的死敌。大部分欧洲列强更是巴不得如此。

它们唯恐俄国势力扩张，国力增强。

英国竭尽全力保护自己通向印度之路畅通无阻。

大船靠上了平台的一侧，纳丁娜瞪着眼望着船上那些人。

六个划船的人个个高大、健壮，都是在俄国南部随处可见的农奴。

不过有两个人坐在船尾，纳丁娜一眼就看出，这两位颇不一般。

她寻思，这两个人憔悴的面孔和狐疑的眼光，是典型的第三厅^②的人。

他们要对以自由的名义而在巴尔干半岛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行负责。

俄国人看来无处不在，随时在准备寻衅滋事。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吃亏不大的土耳其，现在有可能把这批俄国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使人多少放心一些。

他们想和欧洲交好。

划手中的三人把帆船拢在平台边。

① 克里米亚战争，亦称“东方战争”，指1853~1856年俄国与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由于土耳其所处地跨欧亚的地理位置，遂成为俄、英、法等欧洲列强控制和分割的对象，战争以俄失败告终。——译注

② 第三厅（Third Section）系沙皇俄国特设的特务机构——译注

那坐在船尾的二人走进了花园。

他俩望着纳丁娜，其中一个口操土耳其语说道：

“这里跑来一个人，他现在在哪儿？”

纳丁娜迟疑了片刻，她寻思该不该用土耳其语回答他们。

法语是俄国知识阶层通用的语言。

在圣彼得堡的宫廷里，所有上流社会的人一概讲法语。

停了一小会，她慢慢地用法语回答道：

“没有，没人来过，你们没有权利进来。这是南克·奥斯曼执政官的私邸。”

来人面面相觑。

然后其中一名也用法语回答纳丁娜。

“您没有说实话，小姐。我们可以肯定那人在这里待过。”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纳丁娜说道，“但如果你们侵入这块土地，我就去叫卫兵。他们就在这房子左近，我一叫他们马上就来。”

她看见那几个人的眼睛闪动。

她心里明白，这伙人不打算和土耳其卫兵打什么交道。

卫兵肯定会认为他们无端闯入私宅是一种违法行为。

“走你们的吧！”纳丁娜说道，“别出声，要不该把这

娃娃吵醒了，她可是执政官的掌上明珠。”

那批人还赖着不走。

其中的一个还往四下瞧了瞧，细细打量了地上的灌木丛。

另一个则望着那英国人钻进去就不见踪影的小房子。

纳丁娜觉得非拖延时间不可。

“你们说，”她说道，“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是泗水过来的吗？”

“是的，是的！”其中一个俄国人回答道。“他就是泗水过来的。您见到了他吗？”

“我想我见到一个人刚打这儿过去，功夫不大，”纳丁娜回答道，“他游水可有劲呐。”

“他往哪儿去了？”

纳丁娜从椅子上慢慢站起身来。

她抱着那还在沉睡的娃娃走到那上岸处的边上，用手指了指。

她指着君士坦丁堡那个方向。

那两个俄国人咬了一阵耳朵。

她又不慌不忙地走回放椅子处，便又坐了下来。

这之后，两个人当中之一突然朝位于他们左边的那所小房子走去。

纳丁娜大叫一声。

“不行，你不能上那儿去！”她说。“这是绝对禁止的！”

那俄国人回头看着她。

然后他似乎忽然意识到，和他过不去的只不过是一个招人嫌的女流之辈，他走进那小房子的入口。

纳丁娜吓得气都出不来了。

然而那俄国人却被眼前见到的情景惊呆了。

堆满靠枕的沙发床上躺着一名大个子土耳其人。

这人穿着一条长灯笼裤，上面罩了一件晨衣。

他头戴一顶红色的土耳其毡帽，旁边放着他的长烟袋。

可此刻他正呼呼大睡。

他的脸埋在靠枕里，一只胳膊护着下巴，像是要把脑袋藏起来似的。

由于窗子前的遮阳篷已放了下来，故此很难看清此人的脸。

他鼾声大作，整个小屋子里似乎都听见回声。

那俄国人站在那里，盯着他看。

然后他发现他认错人了。

他悄悄地通过来路退了回去。

那另一名俄国人正站在纳丁娜身旁，一动也不动。

从小房子出来的俄国人摇摇头。

这两人一言不发急急朝帆船走去，上了船。

他们发出号令，划手们就启航了。

他们并未朝纳丁娜所指示的方向划去。

他们的船只不过绕了个圈，便开始向黑海回程。

纳丁娜像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块沉甸甸的石头曾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

她心里明白得很，要是俄国人抓着了要找的那个人，后果会如何。

他会被拖到帆船上去。

他们会把他带走，严加盘问，施以严刑拷打。

她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他的命。

那俄国人未开口，故此她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小房子里究竟看到了什么。

是那英国人藏起来了呢，还是想了个什么招把来人骗过了。

那英国人没有露面。

纳丁娜等了又等，听了又听，终于耐不住了，站起身来。

她依旧抱着娃娃，朝小房子的入口处走去。

“您还在里面吗？他们走了！”

稍停了一会，她听见里面回答说：

“您真能肯定他们都走了吗？”

“他们回黑海去了。”

“这我可真得感谢上帝，感谢您的救命之恩，”英国人回答。

纳丁娜停了一下没说话。

随后她问道：

“你的事办成了吗？”

说这话时，纳丁娜心里也不免犯嘀咕：要是他说“没有”，那她也无能为力呀。

要是这所宅子里的佣人们知道了，花园里来了一个外人，那可是好生了得！

所幸此刻正是晌午，佣人们和他们的国人一样，饭后一无例外地都在睡午觉。

就连那些卫兵也是在歇晌，而不是去干他们该干的——到花园巡逻。

看来的确没有什么危险，需要他们加以防范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每一位土耳其大人物都有卫兵守护他的官邸或私宅。

南克·奥斯曼又实实在在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是最大的食品供应商，通过他，欧洲其它地区的食品正源源不断地向土耳其运来。

而欧洲方面则在这个国家采购葡萄、梨、石榴、蔬菜和鱼类，君士坦丁堡因此获得它所急需的金钱。

奥斯曼当初是靠街头卖炸牡蛎起家的，小小油煎炉就摆在热闹的大街上，而牡蛎则是用铁耙子每天早晨从海里抓来的。

他顺带也卖烤馕，里面夹羊下水、黄瓜和最常见的牛百页，等等。

不久他就在大市场开了一家店，之后又在城外开了几家分店，而且年年有新店开张。

君士坦丁堡很快就变了样。

这个变化来得如此之快，以致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以置信。

再说最末一任苏丹改弦更张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阿布都哈米二世^①铸造钱币。

他在金湾角上造了第一座桥。

后来，令许多老派土耳其人不安的是，他改良了民族服装。

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富于浪漫情调的长灯笼裤、镶黑边的长袍和两尺高的缠头统统不见了。

官员们一律穿黑紧身裤，双排纽扣、长可及膝的深黑色长礼服，当然，还有土耳其毡帽。

这是摩洛哥创新的服饰。

一个男人穿了，另一个男人就仿效。

不管如何抗议，西服还是立住了足。

此刻纳丁娜心里着急的是，不知道她的东家是否把这些衣服留在他实际上用作洗澡的小间内。

当东家在家的時候，他常穿宽松的土耳其服装，这样方便些。

东家早晨急着去游泳时，她就看见他是这种着装。

她怕就怕那英国人什么衣服也找不到，无以蔽体。

后来，当她等着他开口说话时，那一位从她身后走

① 阿布都哈米二世，土耳其皇帝，在位期间为1876—1909年。——译注

出来了。

他的出现使她倒吸了一口气。

这人是个高个子，所幸南克·奥斯曼也是一位魁梧、宽肩膀的人。

那人穿的是黑裤和黑色外衣。

他的衬衣有点怪。

那是南克·奥斯曼图舒服而穿的白色宽松衣服。

不过纳丁娜此刻看得出这位男子长得一表人才。

他天庭饱满，黑发朝后梳着。

他轮廓分明，很有英国人的特点。

“教我如何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呢？”他低声说道。

“幸好我在这里，”她回答，“现在他们都走了，再回头恐怕不那么理直气壮哩！”

“我真得打心眼儿里感谢您，”英国人说道。“您尽可能拖住他们的确是明智之举。当我听见您和他们说话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我当时担心得很，”纳丁娜说，“生怕您找不到任何衣服好让您像现在这样穿着走。”

“我一找到我自己的东西我就会把这些衣服还来的，”英国人回答。

纳丁娜想了一会。

“这家主人还要隔三天才回来。要是您能悄悄地把衣服送回来，我就好交待了。”

英国人看着她，像是要把她的心看穿似的。

他似乎想到，她有某种特殊的理由提出这种要求。他于是笑了笑。

“当然，您的任何要求我都遵命，”他说。“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感到很惊奇，居然能见到这么一位具有急智的年轻女士，无需任何解释就救我一命，而这种义举当然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在藏身方面我还有点经验，”纳丁娜答道，微微一笑。

“您干嘛要躲起来呢？”英国人问道。“我寻思那次战争^①以后，英国人在土耳其可是很吃得开呐。”

纳丁娜把眼光移开了，不再望他。

然后她说：“我不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我的名字叫纳丁娜·雷芳。”

“原来如此，雷芳女士，我向您致意！”那英国人喊道。

他们站在花园外边，他说道：

“我想我得走了，要不这所房子里歇晌的人该醒过来了。”

“您这会儿去君士坦丁堡打算怎么走呢？”纳丁娜问道。

“您就别替我操心了，”他回答道。“我向来能自己照管自己，不过我向您保证，借走的衣物一定原璧奉还，谁

① 指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土、法等为一方，详见前注。——译注

也料不到这些东西是我借来用过。”

“那就谢谢了。”

她想这个英国人该走了，可他又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此刻不能向您奉上一点什么东西略表感激之情，实在太不应该。我名叫莱尔·韦斯特利，您如果遇到什么麻烦或是有事需要在下效劳的话，英国大使馆的人知道我的行止。即便我本人当时不在，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帮您忙的。”

“谢谢您，”纳丁娜含笑致谢。

她用胳膊搂紧怀里的娃娃，把手伸了出去。

他抓住了她的手。

接着令她吃惊的是他俯身向她。

他确实接触到了她柔嫩的皮肤，只听他说道：

“再次谢谢您，小姐，愿上帝保佑您。”

他松开了她的手，转过身去，从灌木丛中穿行而过。

她想，他似乎有一种直觉，知道这花园的哪一部分便于他隐蔽。

要是他走到花园的尽头，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爬过篱笆墙，走上大路。

不过他可能身无分文。

她寻思该不该借给他一些钱。

她继而一想，这人此刻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自由。

不仅仅是摆脱俄国人，而且是摆脱所有的人。

任何不必要的接触都是危险的。